

重访老蛇岗

□方明

“八一”建军节前夕，有着“火炉城”之称的福安，虽然经过今年第三号台风“格美”的侵袭，温度依然很高，天气还是那么闷热。笔者慕名来到陆军某部“二等功臣之家”——城北街道水长坪村张文峰家，重访距离韩城最近、不到三公里之远，而似乎被人遗忘的闽东苏区老区基点村——福安市城北街道老蛇岗自然村。如今的福安市22个乡镇（街道）、61个老区基点村中，却找不到她的尊姓大名了。

老蛇岗顾名思义，山形似一条巨蛇。一条蜿蜒的城荷公路盘旋而至村头，置身老蛇岗顶俯瞰，在这芙蓉李艳红滴人、巨峰葡萄姹紫迷人、水蜜桃熟透枝头的季节，眼前自然是一幅迷人的田野风光：村前那道挺拔翠绿的毛竹林竖起一道天然屏障，当年遮掩着座座青瓦黄土墙房，而今所剩无几；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，汨汨绕村而过；岗上茶园绽开点点绿芽，青山依旧，树木葱茏，村落渐失……

今年，恰是闽东苏区成立九十周年之际，曾记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波澜壮阔的闽东苏区土地革命时期，老蛇岗自然村成为闽东革命的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点，父老乡亲们跟随共产党，为追求真理抛头颅、洒热血。转眼九十年过去了，今天生长在这块红土地上的两百多名老区人民，继承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，积极投入振兴乡村经济建设当中，使这个即将消逝的老区基点村充满生机，生活蒸蒸日上，人人在乡村振兴当中显身手，家家都住进混凝土新房，乔迁至福安市区水长坪村居住。

时空穿越倒流，遥想三十多年前，1991年之夏，夕阳抹过西山时刻，笔者踏

入时任村民组长老张家，但见一块福安市委、市政府授予的长一米、宽五十公分的黑底烫金“授予韩阳镇老蛇岗老区基点村”“文明村”牌匾，悬挂于厅堂正中，年逾花甲的老张刚从田里劳作回来，一见到我赶紧端凳让座。话匣子就从那块“文明村”牌匾打开：“得此殊荣，功归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。”那时，老张告诉笔者这样一则村民“从毁林到护林”的生动故事：村里在牛楼山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老蛇岗山上那一棵棵海碗口粗的松树，不时被邻村农民偷砍掉。村民们眼看自己亲手培育的树木遭人砍伐，十分痛心，竟产生“与其被别人偷砍，不如自己砍掉当柴火烧”的念头。于是，毁灭了10余亩松林，结果触犯法律，木材被没收，人被罚款和拘留。深刻的教训，使老蛇岗人懂得珍惜树木，保护树木的道理。1986年，村里捧回“文明村”奖匾后，村民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荣誉。1990年秋天，有位村民背着大伙想到村后山中砍棵松木搭棚，大伙发觉后纷纷指责他：“你不能玷污‘老区文明村’的称号。”说得那位村民羞红着脸，连连点头表示歉意。

睹物思人，虽然老蛇岗村的座座青瓦土墙古民居，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差不多被拆迁挪作它用，再也不能看到当年房屋的尊容，老张也已仙逝多年，但他所说的遵纪守法护林故事，尽管时光跨越三十三年，依然萦绕在笔者耳边。芳林新叶催陈叶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2020年12月，老蛇岗村后辈张桥因成绩突出，荣立陆军某部“二等功”，其父母家庭则被授予“二等功臣之家”。现年33岁的张桥，被人们誉称“拆弹专家”，他秉承老区人民的传统精神，接过革命前辈的担子，17岁就参军报效祖国。他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，敢于担当勇争潮头，成为一名工兵专业的排头兵、佼佼者；2018年9月，他与杜富国同批次参加实战扫雷，排除爆炸物11枚，子弹、弹片若干，并在“旅传红色基因，担当强军重任”主题教育中作事迹报告，成为“杜富国式的好战士”。七月流火，张桥回福安老区探亲；“八一”建军节，他又要奔赴云南部队，面对“练兵备战先进个人”等诸多军功章，而立之年的张桥言语不多但很朴实，他说：“这一切都是党的培养和老区人民哺育的结果。”笔者钦佩老区人民朴实的情怀，敬佩老区人民良好的文明风范。功勋不会磨灭，人民不会遗忘，老区基点村永存，革命传统永在。



凡山秘境

□划向星河

何谓秘境，应该是指那些可以避开人群，给人以神秘体验的偏僻所在吧。按这个标准，潭头的凡山冈应该算一个。

无数次到潭头，无数次经过潭头，前往渔溪洋、棠溪、太逢、虎岩，乃至更远的下洋、院洋、东洋、南阳……一出镇区就可以看到的一块路标，上面写着“凡山冈”。路标之下，是一条通往山草萋萋极窄山上的水泥路，路极陡直，似乎是近些年才浇灌了水泥。至于“凡山冈”究竟是个什么所在，不得而知，很少人提及。在这一带村庄之间，它就是一块不起眼的路标而已。

潭头溪流横亘，交溪东翼的最大支流被冠以美名“武陵溪”。要知道自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横空出世，武陵溪之名号的出名程度应该是如日中天，国人尽知，这里的人们居然堂而皇之取而用之，我想不是大胆，就是自信，或者因为不舍。

沿着潭头溯武陵溪而上，一路风光旖旎，村庄连珠成串，山水相拥，朴素、典雅、宁静、神秘，的确是一方妙境，堪称古村落的典范。特别是村寨遍种李树，每年三月都盛开李花，千姿百态，洁白如雪，铺展开去，俨然巨幅画卷，芙蓉李仙子图。虽桃李风格有异，趣味不同，故冠以“武陵溪”。

武陵溪是一条神秘而有韵味的溪流，自从兴建潭头水库，宛若一盘青玉，一派烟波浩渺。尽管我无数次到这里探秘揽胜，无数次经过这个路标，尽管我极端爱好探奇览胜，却没有想到那个“凡山冈”走走、看

看。因为只觉路实在是窄而陡，不过就是潭头村民的耕种作业便道。开车上去，我对自己的车技实在没有把握。乃至，后来认识了一位同有登山之好的“同学”，她说她的老家就在凡山冈，她的老父亲还居住在山上。而当年她到潭头中学读书，只需步行就可以到达。可一贯喜欢登山

的她，也没有热情邀请我去看看她生长的地方，于是我更加觉得所谓“凡山冈”，无非就是潭头的后门山而已，应该就是几间农舍罢了。和它的名字一样，平凡之山也，丢在山群里，找不到身影的那种。

但缘分要来之时，是挡也挡不住的。一场暴风骤雨得周六，骤雨初歇，已是下午16时，突发其想：“是不是可以去潭头看看百丈漈了。”很早就想去探胜百丈漈，一直未能成行。虽然此刻为时已不早，但与其无所事事，不如行动起来做点自己想干的东西。

潭头的百丈漈，源于高岩村，悬崖峭壁，一瀑直下，高达百丈，气势恢宏，故有此名。高岩驱车可以到达，但须山路十八弯。倘若步行，则可以从潭头背后的康源村直上。

刚刚经历一场恢宏的雷雨，我相信此刻的百丈漈应该是飞龙在天。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？到了康源村，浏览改造后的村景图，决定步行直取百丈漈。孰知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，一个村民告诉我们，现在如果从康源村走路到百丈漈，来回需要三个小时，时间来不及。一看钟表已经是五时多，原以为百丈漈无非就是康源村直上几步之遥而已，哪知地球的褶皱并没有我们想得那般简单与轻巧。

既然步行不得，难道要十八弯到高岩。这时村民告诉我们，可从镇区面粉厂或者“凡山冈”开车上去。面粉厂在哪里不得而知，“凡山冈”路标再熟悉不过了。那里居然可以到百丈漈，心里一乐，只是想起那条路，又不免内心一紧，不过今天的司机不是等闲之辈，反正总不能白来一趟。

真正到了路口，内心还是有点紧张的，这么窄而陡的路，究竟能不能上去？我们深深吸了一口气：上去再说。车开上水泥路，令人畏惧的陡直并不算长，我的心逐渐平静下来，原来无数次想像的路，其实和日常开过的乡间小路没有太多的差别，可能因为很少有车打此经过，路旁的草又过高，甚至张牙舞爪的细枝蔓条都伸到路中央来，让人无法看清前路。我们精神沉稳地前行，想着心仪已久的百丈漈。大地的褶皱真是充满神奇。在路边，我们根本看不出小小的山包里有这么多玄机，穿过草丛，发现草从背后居然隐藏相当多的山田，显黄的稻谷保持着几分青涩。这也许就是山林的迷人之处，只要你付出足够的努力与热爱，大地的一个胳肢窝、一个肚脐眼，都可以提供粮食来源。

路很窄，经过好几块山田，好像没有要停止的意思。不是草，就是树，依然是田，只是一直没有我们期待的瀑布。漫漫

长路看似结束处，又不断出现一抹转弯，甚至更长更陡的路。回撒是不可能了，只有加大马力，继续寻找目标。

有心插花花不



金秋杂感

(二首)

□刘茂金

(一)

自古逢秋愁煞人，而今秋至胜于春。
田园挂果斑斓色，眼望丰收喜乐频。

(二)

阵阵秋风飘落叶，傲霜金菊满园香。
长空雁叫归飞急，半壑丹枫映艳阳。

秋分

(同题诗二首)

□薛为河

昼夜平分暑转凉，风清露冷叶初黄。
篱边家菊花开灿，阶下芙蓉蕊吐香。
八月当中禾稻熟，三秋去半麦园忙。
山川枫锦同霞彩，迁徙鸕鸕奏韵扬。

□雷雯霞

秋分时节暑已收，天高云淡雁南游。
山间红叶随风舞，江上碧波映月柔。
稻穗低垂金浪涌，菊花初绽露香幽。
人生如景皆过客，珍惜当下莫停留。

